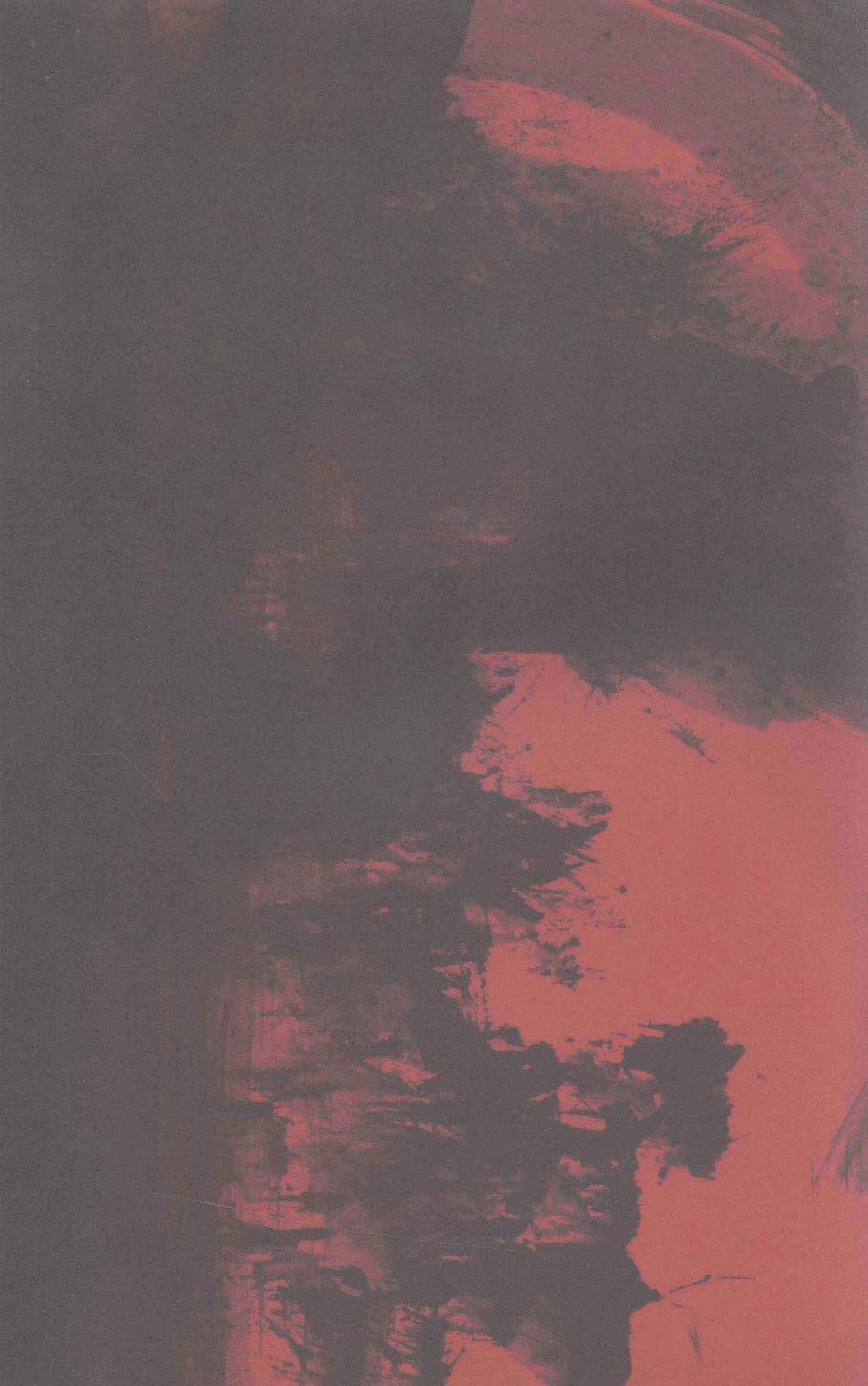


漫遊

葉錦添 著





幽靈的獨白：「我第一次感覺到他的時候，是在一個早上。風和暖地吹動著我，一陣無比的舒暢像大自然裡傳來的氣息十分柔美。」

我忽然間看到了一種美感，浮現在心靈的微波中，細細地推沿，絲絲地纏繞，我無法說明那種感覺，總之，那是一種美，一種不可替代、不可踰越的美麗。

我想去找他。這個念頭一但出現了，就無法消逝，無法用另外一個想像去填補、代替。

宿命地，我已開始了宇宙漫遊。」

目錄

創作手記 2

序幕 10

看著窗外粉紅色的太陽，我輕輕地吐了一口氣，感到無比
的舒暢，又一個下午。……

1 16

我百無聊賴的在沙發上看著訊息屏，內裡有一側空中交友
的項目，我隨意地打開了這個檔案，有一種奇異的香味在
我周圍滲透。

2
46

她無動於衷地說：「讓我來介紹，她是我的 lover，叫 Rene。」我發覺自己正對著 Pessie 的臉。

3
58

我問起她的名字，她在唇角間無意地嘆了一口氣，隱約地聽到她說：「Poison」。
她眉清目秀，又帶一點壞。

4
106

細碎的金屬撞擊聲斷斷續續。
我俯躺在一片冰冷的木板上，背著天，有一種嚴寒刺骨的感覺。我的整個背部暴露於外……

5
134

在一個黑暗又寒冷的冰洞內，一種奇異的聲音來自我的意識之內。好像某種音樂盒的聲音。我的心情一下子化了開來。

6
158

「聽說這個山脈不久以前是深海裡的岩石地，你看高山上佈滿了鵝卵石。」一個青年神采奕奕地和另一個男人說著。

7
194

當我感到我的靈魂降臨在一個虛浮的地平線時，我已找不到我的形體。我感到我的氣味仍在那裡，但一切卻不再是實質。



陣陣重疊的聲音震動著地殼，原本洪水覆蓋著的山岩露出了頭。海底的聲音在幽冥處活絡起來，像幼兒的輪唱，此起彼落。

亂寫文章

我的腦海內，屯積了很多想像，由影像轉化成文字，需要一個漫長而微妙的過程。在《漫遊》一書中，充斥著這種突如其來的影像與情節。我並沒有刻意去把一切連成一個故事，我更想從這些想像的領域中，去尋找更多的可能性。

好像在白紙上塗滿不同的色彩，把很多意識裡的片段記錄下來。《漫遊》可說是一部不完整的小說，更像一種片段的組接。因為書寫的時間斷斷續續，過程中會出現很多不相連的部分。

我把內文修改了數次，重新編排。總覺得，這種寫法組接的可能性很多，每一種都有不同的樣貌與內容。

這次寫作的動機，主要是一種探索的心情。我想瞭解為什麼自己想用文字來表達，這些「文字影像」又為什麼會這樣出現，而思考到真正的小說需要什麼東西？

在我的工作經驗中，經常會想到「為什麼」的問題：人為什麼一定要吃喝拉撒？若這是一種正常的人生，那小說又可以代表什麼？

當我書寫的時候，我是在一個休息的狀態，就是一切都不去想的狀態；說起來有點荒謬，但這卻變成了一種過程，產生了某種可能。沒有一種生命思考的邏輯去組織，也沒有什麼既定的道理，我只是嘗試把意識留下來。由於這種嘗試，使內在的某一種形態浮現，一直填充著我的內在。

一個又一個意識順續地流出，流淌成一個又一個的想法；每個想法都可以獨立成章，好像在一種狀態中，去發現一切。

有什麼必然性嗎？沒有。我只想在某一個人生角落裡，找到一種「幽境」，我在想，這種幽境可以書寫出來嗎？我腦海內出現的內容有很多種類，但有一個共通點是，都沒有一定的章法；也就是說，絕對的沒有基礎的寫法。也滲入了遊戲的成分，成為一種很投入的遊戲。

很想知道那個使我興趣強烈的東西是什麼。我全力去找尋那種寫作動力的源頭。並沒有一種連貫性的研究文學的經驗，一切都是順其自然。然而旅行給了我很多書寫的養分。像雲南、西藏的經歷，是我面對自然世界的最大養分，直接引發我對書寫經驗的啓蒙。

我發現我是一個沒有理想，沒有道德觀念，容易忘記過去，只看到自己內在衝動的人。我沒有心去分辯寫作的好壞，也沒有動力去蒐集寫作的材料。我只是很自覺地讓一些情節自然地流露出來，我不想要更多的，也不深思熟慮地把一切連成故事，我不知道

這種嘗試可以帶出什麼樣的東西來。

只為了一個內在的衝動，我仍然是開始了我的寫作計畫。

《漫遊》是我的第一本小說，經歷很多不同的時空，大概寫了半年以上。在書寫的過程中，我沒有想像及預期會寫出什麼東西來，只是心中有一些景象先出現，然後才有
人物與情節。

這更像一種夢境的回述。

所有的事件都會轉了一個彎地出現，使我沒法回憶起是由哪一個經驗而來的；它們有時候會很誇張地變形，但我總覺得，我曾經經歷過這些，不管是真實的、還是虛幻的，它們好像自己有一個脈絡，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的意識裡。

我自願自地書寫下來的，現在已累積了十多本內容不一樣的東西。

第一、漫遊

第二、小說

第三、無間

第四、大火

第五、山海

第六、自由

第七、大戰

第八、未來

第九、髮絲

第十、媒體

第十一、無相

第十二、影子

第十三、年青

第十四、日出

第十五、紅眼

第十六、野蠻

第十七、繁音

……

都在一種不自覺的情況下，興致勃勃地投入著。可能我真正要寫符合意義的小說，會在這些嘗試完成之後，在某一些人看來，這裡所出現的文字更像是一種介於影像與文字之間的拼圖。

我並不知道究竟何時開始寫真正意義下的小說，或只是對文字作為自我藝術表達語言的其中一種，對文字深入去練習，我採用最簡單的辭彙，更便於去表達某一種與讀者共同實質的東西。這些作品都顯得不完整，描述中影像如何可以成為一部文字作品？會

否更像一部電影劇本？

我由開始書寫到現在，並沒有想過它會變成一種完整的小說；相反地，我希望它成爲一種不確定的東西，文字的流動，我沒有去經營結構任何的故事，只是任它自己去發展。

這樣的作法聽起來沒有任何的意義，但我卻開始了一種漫長的自我練習。這些都有一種內在的渴望去帶動，使它產生不一樣的內容，可以說它流動著正是一種沒有意義的東西，有時會有一種熟悉的感覺，有時候又會有別的，沒有意圖。在書寫的過程裡，有些部分是在黑暗中進行，在睡前、睡後、睡眠中拿著本子慢慢把一冊一冊的情節記錄下來。更明確地說，我在記錄一些發生在我腦海內的事件。

生活的記憶、意識在我的腦海內自由連結，不管是寫實的、超現實的、世俗的、神話的，通通在一個無意識的內在聯繫著。這樣一來，我在寫作的狀態中，即使在一種無所求的色彩上運作著，但經常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情節。

我想，記憶在變奏。

記憶在變奏

一切可以回歸本然的節奏感，我驚覺有時候會碰觸到童年的某些景象，而那種想像又會經過轉化，而成爲一種奇特的故事。我感覺，我在找尋一種失落的東西，但我無法

說明那種失落感是什麼，只感到一切都隨著時間不斷變化，在現實生活之中，很多東西都在流失著。

我害怕某種不斷流失的感覺，或者是，某種東西在等待著我，而我卻被一些外在的因素左右著，在無法接觸、感覺不到的狀態下失去。

這是何等的悲哀。因此，我就讓自己去嘗試這一個無意識的漫長旅程，可能會變成一種人生的功課，走入沒有成敗得失的文字領域裡，做為一個自修的過程。

去蒐集、整理、迸發內在的聲音，呈現星星點點的碎片。

這是一種對無意識的記錄。

生命，默然地逝流著。我沒有任何既定的宗教信仰，只能把握著一些真實的感覺，好好地活下去。

我感覺一種無重的狀態。我盡量不想在情節的進行中用任何的名字，甚至是現實的地方、事件。我想讓這個世界全部保留在它自己裡面，跟現實是不相連的。更清楚地說，我的小說世界像一個永無完結的夢境。

每一個環結都沒有一定的邏輯，人物、場景、情節都沒有固定的名稱，有時候會出現在不同的小說中。

我發覺文字的能力是可以保護住時間，有時候很像電影裡的鏡頭，有特寫，也有遠景。文字的精細度與流暢性可以控制心理上的時間，甚至把時間停下來，進入情緒的層

面，去描述某一個場景、某一段時間、某一個人，這些描述可以超越時間的限制。

但我很抗拒去描述人的心情，當作者介入解釋一個角色與觀眾間的溝通時，我感到大人為。我只願意去描述對某一件事的即時反應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很執著那種臨場感。我想在一種狀態底下，讀者可以去經驗或單純地參與，卻沒有一種被給予的感覺，因此，我才用第一人稱的切入與運作。甚至那些人都沒有名字，更像進入了別人的內在世界，去看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。

但這種經歷，又因為沒有線性的邏輯而中斷。所以不確定性成為一個更持久的狀態。

沒有標準的結局、標準的人格，只有一種單純的觀察；沒有討厭或是過分的關愛，每一個角色都是自然在自己的狀態內，可能甚至不會接觸到別人的狀態。

我是想在一個書寫出來的空間中，保持著作者與讀者想像的最大空間，這樣一來，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經歷去感受，不同的狀況產生不同的趣味。

空白的船

從很久以前，我已嘗試在面對任何的創作層面，都會把自己掏空，特別在攝影的經驗裡。我深信某一種創作的狀態是我所追求的，這是一種等待。如果你是畫家，你的手裡握著筆，等待白色的畫布上出現你所期望的圖像；如果你是攝影師，你就把一切光圈

快門調節好，等待鏡頭前面出現要你按下快門的信號。甚至是當我製作服裝的時候，也會把自己的想法忘記，而觀察著對象，接下來，又是等待它出現第一條線條，或是第一塊布料、顏色。

在我目前的狀態來說，很多事情都變得不穩定，一切都在變化之中，我想事實就是如此。安定是在人心，變動是在事物，但我的創作裡，我已適應於一種等待——等待的藝術。就有如一個空的瓶子，或者是一件還沒派上用場的工具，它本身並不具備任何意義，只是它可以產生任何的可能。我很樂於變成一個杯子，它可以放進酒，我們可以感覺到酒的香味；放進水，它就會產生一種清澈；當它什麼都沒有的時候，它就擁有所有味道的想像。

我想，在這個階段，一切是如此的輕盈。在創作的領域裡，我已失去了對不同媒材的分野，我只有一顆心、一個容器，去放所有的東西，但大多時候，它是空的。